

## 冬至年例

■ 吴映露

常言说冬大过年,在化州某些村落,冬至与年例在此相遇,让这个昼短夜长的节气愈发浓烈,成为刻在岭南大地的民俗文化印记。

年例之于粤西,是年年有例的坚守,是年例大过年的隆重。虽然多数村落的年例集中在正月至二月底,化州南部的少量村庄却将这份热闹安放在冬至当天,让祭祖的虔诚与冬至相融共生。

仍记得在故乡读书时,班上同学在开学不久就互相邀约吃年例。我家的年例是八月初二,便迟迟没发出邀请。另一位男同学也在沉默,有个同学揽过他的肩,“你家什么时候年例?我家年例刚好是周末,记得来啊。”他回答:“我们做冬,不做年例。”

其实做冬就是做年例。有幸参加过一场冬至的年例,依然是从一场庄重的祭祀开始。供桌在空地上一字排开,形成了壮观的摆盅盛景。家家户户将精心准备的祭品奉上,肥美的整鸡昂首其冲,骨肉相连的腊肉被视为上乘,鱼煎过后披上金黄的外衣。连同新鲜的水

果与烧酒,整整齐齐摆好。既是对祖先的敬奉,又是粤西年例的核心精神寄托。村民们手持香火,烟雾缭绕中,仿佛能看见千年以来,这份对家国安宁的祝愿如何在岁月中沉淀为不变的习俗。

巡游的锣鼓声从村口传来。轿子在前引路,醒狮腾跃起舞。鼓敲得节奏雄浑有力,巡游队伍沿着村道缓缓前行,所到之处,村民纷纷点燃鞭炮,红纸屑铺成一路喜庆。傩舞演员戴着彩绘面具,身着五彩服饰。踩着鼓点用粗犷的舞姿驱邪纳福,成为冬至年例独有的“活化石”景观。

仍有北方文友问年例是什么。冬至的核心是团圆,年例的精髓在相聚。到下午,主人家已备好大餐,海鲜是宴席的主角,从海里打捞的虾蟹极速运来白灼出锅,蒜蓉扇贝香气扑鼻,爆炒鲜鱿弹牙爽口,手打墨鱼丸滑嫩……一桌山海馈赠盛满待客诚意。粤西年例向来来者皆是客,亲戚的朋友,亲家的邻居,朋友的朋友,都能入座同席。酒杯碰撞间,乡音交织,一年的思念

与牵挂都消融在这热气腾腾的饭菜中。

年例里还有一个环节是睇大戏。戏台早就搭好,就看戏头请的是省粤剧团还是地方的剧团。唱戏的认真,看戏的也如痴如醉。

夜深雾重,仪式如期举行。纸船载着晦气随烟飘去,护佑来年顺遂。此时的村庄,暖意未散,酒香仍在,长辈们围坐闲谈,孩子追逐嬉戏,冬至的寒夜被这份热闹焐得温热。

粤西的年例,源于明清时期的祭祀传统,承载着洗夫人文化的忠义精神,融合了中原习俗与岭南本土文化的特质,既敬神祭祖,又敦睦睦邻。在这里,冬至不再只是节气的节点,年例也不止是民俗的展演,它是维系乡土归属感的精神纽带。

当最后一缕烟花消散在夜空,鉴江的水波载着月光静静流淌。冬至的寒意渐浓,粤西大地因年例而温暖。这场跨越千年的民俗盛宴早已超越了节气的范畴,成为刻在粤西的文化基因,无论走多远,听凭冬至年例的召唤。

## 烟水绕姑苏,雨梦落锡城

■ 叶丹丹

我总信,我的骨血里是淌着江南的柔性的。寻寻觅觅的身影在烟雨中忽明忽暗,我的足迹悄悄藏进每一寸被水汽浸润的土地,像是怕惊扰了这片水乡的梦。

无锡的黛瓦覆着轻烟,苏州的流水绕着人家,这两座城都藏在烟雨里,连风掠过的姿态都带着几分缠绵。好几年前,我曾在午夜梦回时站在江南的檐下——雾气迷蒙了渔火,雕栏映着流水,廊下的灯笼晃着暖光,我竟笃定那不是周庄,便是凤凰。直到如今踏足姑苏、走近锡城,才懂这原来是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”的遐想,是“无锡溪山春更好”的朦胧,那是刻在心底的归意。或许,我从不是过客,应是归人。

走过不少北方的城,见惯了旷野的爽朗、街巷的开阔,而这里的风却像我故乡的海雾,裹着水汽,拂过脸颊。橹声裹着温柔,每一声“呀咿”都揉进流水;昆曲的婉转、吴歌的清甜,一开口便可以醉了这时光。

许是我早该属于这片水乡。梦里的我总身着素裙,撑着半开的油纸伞,沿着苏州雨巷的屋檐慢慢走——雨丝斜斜落在伞面,溅起细碎的声响;偶尔驻足古镇的石桥,看流水漫过脚踝,凉意在心底漫开。似真似幻间,满心的烦恼、疲惫都被这江南的烟雨揉碎、冲走,顺着石板缝流进河里,再不见踪影。此刻无需牵挂琐事,我只是为赴约而来的归人,要与这片梦里的江南,好好说说话、见一面。

无锡惠山古镇的祠堂群里,

青瓦上的青苔还沾着湿气,仿佛能看见当年文人雅士围坐廊下,煮茶论诗的身影;苏州平江路的老茶馆中,评弹艺人指尖拨动三弦,故事便随着唱腔漫开,混着巷外的流水声,成了最生动的时光印记。山塘街的苏绣铺子前,绣娘将一根丝线劈成数十缕,指尖翻飞间,太湖石上的青苔似能嗅到潮气,白莲花旁的流水似能触到清凉;无锡南长街的泥人店里,“大阿福”圆乎乎的笑脸沾着金粉,藏着老无锡的烟火气,也藏着江南人对生活最纯粹的爱。“回首来路三千,一免数载流年”,这些藏在城郭里的文化印记,是时光用柔情写就的诗,只一眼,便动了心弦。

这里有我追寻的古韵。

从前读王观“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”,总猜江南山水该是怎样的温柔,直到站在无锡鼋头渚的码头才懂——烟雨浩渺时,太湖的水泛着淡淡的青,远处的三山岛躲在雾里,像水墨画未干的笔触;未醒的湖面蒙着薄纱,偶有渔舟划过,橹声惊起几只水鸭,反倒让水乡的静谧更添了几分生动。

苏州园林曾是初中课本里的黑白文字,如今却成了眼前的鲜活景致。拙政园的“与谁同坐轩”前,是一汪荷塘盛着晨露,荷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,偶有粉色的荷花探出头,映着岸边的“香洲”画舫,竟像是把整幅江南水乡图搬进了园里。“卅六鸳鸯馆”,抬头可见雕花窗棂漏下细碎的阳光,落在青石板上晃着光斑。耳边隐约的评弹声,引得时光都慢了下来,我竟也不肯往前

再多走一步。

山塘街的青石板路蜿蜒向前,两侧的白墙黛瓦下,红灯笼垂在商铺门口,老板娘的吴依软语裹着糖意:“姑娘,来块定胜糕不?”话音未落,我心里已盛了满溢的甜,果然江南美,人也美。乘一艘乌篷船顺着河走,船桨摇碎水面的光影,掠过一座座石拱桥,听船娘唱几句吴歌,恍惚间竟分不清,是在梦里,还是在现实。

暮色渐浓时,我特意寻去枫桥边,想赴一场与张继的千年之约。单孔石桥便静卧在河上,桥身爬着浅绿的苔藓,倒映在泛着微光的水面,与不远处的铁铃关城墙构成一幅清幽古画。我在桥下,让女儿给我拍了张充满意境的照片,巧合的是,桥上正好也有个游客在沉思远眺。不禁让我心生一念: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/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。/枫桥装饰了你的窗子,/你装饰了我的梦。

女儿尚小,眼里满是巷口的糖画、船上的风铃、小店里的定胜糕与蟹黄面,终究不懂这杏花微雨的浪漫与难得,可我懂。青石板上晨露的凉,茶烟里水汽的软,评弹声里时光的慢,橹槽间被揉碎的时光,还有那枫桥下交织的梦……愿来日还能踏上这片土地,在苏州的雨巷再撑一次油纸伞,在太湖边再望一次湖光山色,在老茶馆里再泡一壶碧螺春,在评弹馆里陪夕阳西下,在乌篷船悠悠地晃,江南的温柔,是如何也消耗不尽的宝藏,等我归去,我也必将归去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……

## 小草

■ 卓桂高

“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……”小时候,我们都喜欢唱《小草》,感觉小草真的是顽强,精神可嘉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
我总喜欢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放牛,躺在草坪上遥望蓝天白云,叼一根娇草,跷着二郎腿轻哼《小草》。也不知道是谁那么有学问,把小草写活了,男女老少一个劲地唱,你唱我也唱,越唱越带劲,连身边的老黄牛也傻傻地哞叫两声,心满意足地啃草,悠然自得。我之所以爱小草,不仅仅是它能填饱老黄牛的肚子。小草是唯一不用打理的牛粮,今天被啃光了,过几天又会恢复原样,只要给点阳光雨露,它就生机勃勃,心甘情愿让牛啃食,从不计较得失,真是生活虐我千百遍,我对生活如初恋。柔软的草坪躺着也舒服,偶尔开出几朵小花也能招蜂引蝶。像仙女铺在山间的绿地毯,也像一幅山水画,美不胜收。

我也恨过小草,恨它跟庄稼夺食。无论是在菜地还是稻田,小草无处不在。除草就成了我的业余业务。每天放学不是放牛就是除草,真想不明白,高大粗壮的庄稼和菜怎么就让小小的草欺负了?不应该呀,小草好像见风就长,一天一个样。而庄稼就像任食不胖的小屁孩,真是恨铁不成钢,只能帮忙除草了,不然“美味的”肥料不出几天就让小草吃干抹净了。

在与小草“斗争”的过程中,我体会到“锄禾日当午”的艰辛,懂得了粮食的来之不易。如今回想,这份“恨”里,何尝没有藏着对劳动果实的珍惜呢?

## 诗三首

■ 陈忠平

秋夜

明月高空照,窗台竹影深。  
寒蝉声几许,何处寄孤身。

小花

野陌娇枝俏,寒来不负卿。  
任凭风雪辱,含笑若春声。

秋日深圳大南山行

劲草素风道,清溪鸣鸟幽。  
朝来临绝顶,雾去白云悠。  
千古文公望,零丁自在流。  
棹行三渡口,枫锁一山秋。

## 诗三首

■ 许利雄

檀香

一缕沉香绕画梁,漫随清影舞霓裳。  
凝成千古相思结,花雨缤纷墨未央。

香居

心空能纳千江水,地阔云停似我闲。  
半卷诗书参世味,人间不必问蓬山。

坐忘

独坐空山不计年,松风拂影两萧然。  
忽然云水皆同色,始信人间别有天。



柏河新貌 黄诒高 摄